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五

江都陳逢衡學

成王上

成王春秋元命包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曰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

原註名誦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孫之騄曰或作庸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

前編成王元年丙戌

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史記魯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褓之中周公恐

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

國○志疑案金縢曰周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

公則成王非不識不知之孩稚矣曰王與大夫盡弁

則成王已冠矣故康成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

王肅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其詳見書洛誥詩

豳風禮明堂位穀梁文十二年諸正義及家語冠頌

先儒說成王即位之年雖異詞而其非居強葆明矣

乃魯世家及蒙恬相如傳俱有強葆語賈誼新書修

政篇又言成王年六歲即位後書郎顗言成王生於

克紂之後而路史發揮反主强祿之說謂武王崩成王才一二歲以康成爲非羅苹注更引眞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皆不根之論也若武王崩時成王方在襁褓則成王母弟尚有唐叔應侯亦成王弟其時將未晬耶抑遺腹耶余因之別有疑者武王之子成王及邘晉應韓五人五人中邘韓無考晉應並爲成王弟而左傳富辰敘韓於晉應下當是最少何以武王壯盛之時艱於嗣息迨衰老而連舉數子乎疑一武王之年不可知竹書作五十四載文王世子作

九十三爲近實即依竹書武王四十外生子亦不甚遲獨怪太公晚遇文王必不在武王未娶之先奚待太公歸周以後武王始娶邑姜乎疑一一謂武王娶太公女者秖緣左傳稱呂伋王舅一語耳然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則舅亦通稱豈足依據故詩文王疏曰武王不應此時方取室文王未應便爲武王取太公女吾不知是武王之前后歿而娶邑姜爲繼室乎抑邑姜非太公之女乎疑三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晉應韓三子旣効於成王則封

於邘者定比成王爲長而立邑姜所育之成王得毋邘屬庶出而厭德不類乎疑四侯質之君子召誥曰惟沖子嗣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是踐阼者成王也周公之攝政當國乃三代諒闇之制冢宰掌邦之職安得指爲踐阼而史於魯燕兩世家均有踐阼之文乘誣孰甚旣以爲踐阼則下文何以書成王七年耶後又云周公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七年還政執臣位禮明堂文王世子及荀子儒效韓子難二淮南子齊俗氾論韓詩外傳卷三卷七卷八諸書並有踐阼[illegible]

唐諸儒據以釋經王莽傳之假王蒞政森鼓附會而劉恕外紀直以周公紀元亦本於此蓋皆起於六國好事者爲之猶言伊尹當國朝諸侯耳戴記漢人采集不能無疵諸子更不足憑至七年反政之說或因國家初造成王委政周公不定依三年亮闇之常制亦未可知故逸書明堂解書大傳竹書俱云七年致政與洛誥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合

統箋案漢志曰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據竹書則此元年歲在丁酉也周書

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王其敬天次命無易天不虞王拜曰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則成王初立已即天子之位周公攝政仍稱爲王矣何嘗有負扆南面而攝天子之位哉周禮爲王建國設官分職乃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鄭注曰爾雅冢大也冢宰大宰也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爲冢宰攝政

衡案紀年有功史學所關不淺而世以僞書疑之皆未深考故也即如周公踐阼之說秦漢以來衆口一

辭非得竹書何從而辨之哉今案成王元年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八年王初莅阼親政此真如日月經天羣疑俱破矣蓋成王以十三歲即位居亮陰之制一切政令皆周公主之故有總百官之命謂之曰冢宰則非履天子之籍攝天子之位可知公蓋猶循人臣之名而其時成王爲天子固如故也特一切號令不出自王耳然必七年復政于王者一以成王幼弱故不定依三年之常制一以殷遺未靖流言方煽王方欲借公以倚重而公亦以老

成秉國不拘小節且以試王之能握神器否也觀于
四年初朝于廟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六年大
蒐于岐陽是公雖秉政無不奉王以出令故一則曰
王師滅殷一則曰王師伐淮夷而周公之心可大白
于天下矣迨至七年成王年十九公已知其能紹承
大業于是復政于王而王猶未敢自任也直至洛邑
度成周營王室乂安我公於是有倦勤告歸之意而
王始不得而辭焉其曰王初蒞阼親政者明前此之
政在周公也其曰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者明乎其

爲人臣也此其事跡前後顯然無難其著而劉恕外紀且以周公紀元尸子直云假爲天子七年豈非亂道哉尤其甚者則說苑所謂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也厥後康王元年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知召公無履籍之事則知周公無踐阼之說矣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執籛案庚午正月二日也周書曰周公會羣臣于閎門孔晁注路寢左曰皇門閎音皇宣十一年傳楚克鄭入皇門至于逵路吳氏曰皇門周邑向京畿之道

董逌石鼓文辨曰鑾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似未見汲冢周書皇門解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孫之騄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文王墓地武王亦葬之

統箋案逸周書作雒解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括地志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

秋王加元服

統箋案家語曰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武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於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又案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

如氏以爲衣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曰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儀禮圖解儀禮所存者唯士冠禮自士以上有大夫諸侯天子冠禮見于家語冠頌大戴公冠與禮記玉藻者雖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概亦可考如趙文子冠則大夫禮也魯襄公邾隱公冠則諸侯禮也周成王冠則天子禮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其冠也則服士服行士禮而已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諸侯始加緇布冠績緌其服元

端再加皮弁三加元冕大戴禮公冠四加元冕鄭注曰四當爲三是也天子始冠加元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衮冕玉藻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三王共皮弁素積疏曰以其質素故三王同之是三加衮冕冠頌曰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是也

鄭環曰古天子諸侯大夫俱無冠禮諸侯有冠禮自夏之末造始大夫有冠禮自周之世官始天子之冠自因成王始古王世子雖幼皆因喪而冠而周公冠成王禮以義起也武王新喪殷頑反側不冠成王以

示有君何以鎮撫天下朝祖見侯之服顧命所言當是周公所制是以召公襲而用之朝祭吉禮之大者非可以凶服再受弔也大戴記公四加元冕則天子當五加袞冕儀禮賈疏公冠四加者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袞冕如疏說則王侯無等差朱子轉以鄭注四當爲三爲是恐非

衡案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今據

紀年成王元年秋加元服在周公居東之前是成王年十三而冠也又案古史考云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卽此時也

武庚以殷叛

衡案子貢詩傳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孟子亦云管叔以殷畔而此云武庚者蓋猶鴟鴞

爲親者諱之意故不曰管叔而曰武庚也又案大臣解云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玩自作二字可見出自管叔之意而武王因命之也不關周公事孟子不以此折陳賈之問而直任以爲周公之過不亦寃哉或曰然則武王不知而使耶亦非也蓋武王在管叔必不敢挾煽武庚以叛

周文公出居于東

書金縢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廣聽錄周公居東二年孔傳以居東爲東征鄭元以居東爲避居于東二說分兩大門戶久矣少時亦主鄭說謂三叔流言成王方疑公不暇而公反東征而誅管蔡於情於理俱覺未合因作國風省篇於鴟鴞說力破東征之說久行於世以今思之則有殊不然者案祿父之畔與三叔流言不是兩時孟子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是管叔流言時殷已畔矣故書序曰武

王崩三監畔明在一時金縢但言流言而不言畔者以成王疑公在流言不在畔耳豈有流言兩年然後畔者此不然一也管叔旣與祿父畔則無容避居坐視致二年之久萬一其勢已成則東征三年何益矣不然二也此云居東二年而豳風東征之詩則恰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正義謂居東實二年而行役者合去來計之則有三年是兩經所言彼此恰合則眞一事矣不然豈有避居如是久東征又如是久動輒以三年二年計者其不然三也惟居東卽東征故但

稱東一字而其地已見以三監在國東也其又稱東
山謂太行山之東即戰國所稱山東者以三監衛地
在太行山東也若避居於東則是何東以爲東都則
是時殷頑未遷洛邑尚未成也以爲東魯則魯公未
之國周公則留國于周終身未嘗一至魯也不然四
也且避者避位而去猶今云避賢也冢宰去位亦一
大事而乃成王不留二公不留豈任其自去耶然且
避之至二年矣從來道公事者祇有東征三年一事
並無避位二年一事此眞後人妄談爲經傳所絶無

者不然五也且夫罪人亦難稱矣亦惟與祿父偕畔始知罪人故正義云管叔疑公有異志由不識大聖人但敢爾其畔其罪爲重今乃但知流言爲管蔡而遽曰罪人斯得則所云罪者誰罪之所云得者誰得之不然六也且鴟鴞之詩管蔡既誅詩也所宜更防者殷頑未靖耳此正營洛遷民爲召誥洛誥多士多方所張本而加曰鴟鴞爲東征以前之詩則既取我子毋毀我室何以爲解夫詩之東征三年即書之居東二年詩之既取我子即書之罪人斯得而今皆反

之其不然七也且鄭氏創是說亦未就尚書經文一計之耳且其說甚荒唐不可訓鄭氏云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云云今以其說計之則是武王崩後周公爲冢宰三年而遭流言又居東二年而啟金縢之書夫然後東征三年而誅管蔡則已其八年矣考之尚書大傳四年建衞侯而封康叔

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洛誥所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經文也經文於七年之間在公已東征營洛遷頑作誥居攝並畢嗣此將明農復辟而謂東征甫還而已踰七年此小說家事也然且未營洛邑而曰居東都取子毁室而曰成王殺公之親屬而奪其官位土地則直齊東野人之語而以此解經亂道也其不然八也○尚書埤傳蔡傳居國之東不詳其地鄭康成以爲避居東都愚謂此說是也周公出居非徒避謗遠嫌亦欲身處要地爲訓兵剪

除之討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已有營洛之志三塗嶽鄙之間地據中原河山險固公之出也官屬侍衛必依舊自隨移鎮其地隱然繫天下之重使挺亂之徒相顧而不敢竊發非畏恐謝事如後世大臣引告角巾歸第者比也況武庚三叔連衡舉事渡河而南卽是鞏洛鞏洛一變則華林以東反者四起周事尚可為哉故公居東都所以收地險犄人心陰為鎮撫王室之深謀也應武庚者徐奄淮夷皆在東方而鞏洛以南晏然無恐實公為之控扼所以二年之久

武庚雖聲勢甚盛未嘗發一矢西向也

史記魯世家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志疑案書言周公居東二年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辭各不同大傳毛傳以居東即東征王肅從之僞孔傳古史朱子詩集傳亦然馬鄭以居東爲居東都與東征是兩事蔡傳從之而謂居東爲居國之東以居東爲東征者解金縢我之弗辟爲法以居東非東征者解辟爲避史公依伏

毛之說以居東卽東征而又解弗辟爲不避位考書言居東則非東征明甚流言初起莫知所由公方見疑出居自遠詎宜遽爾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蓋武王既喪管蔡流言政當成王諒闇周公攝政之時公居東避之二年始得罪人主名公遺王鴟鴞之詩王尚疑而未悟迨感風雷而後迎公管蔡等懼遂叛公乃奉王命東伐三年而歸王迎公之時三年之喪已畢故曰王與大夫盡弁此其事之本末也史記殊非而解經者各逞臆說或謂武王崩後三年居東或謂

居東出入三年後又東征三年或謂書之二年言得罪人詩之三年言其歸紛紜違亂不可憑信居東二年者其次年卽出師之歲也以秋反以秋征實居東不過年半爾東征三年者其一年卽郊迎之秋也以前年之秋征以後年之春歸實東征不過二年爾合居東與東征計之首尾僅三年有餘列子楊朱篇言居東三年亦非也故竹書曰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於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斯爲確證不然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

名正言順之兵何敵不摧豈煩淹師三年之久哉至所謂居東者馬鄭以爲東都而其時洛邑未營安有東都可避墨子耕柱云周公旦非關叔爲管叔所非也公孟篇又云關叔天下之暴人則知古關與管通辭三公東處於商而武庚三監方欲謀公寧有處商之理越絕又云管蔡讒周公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而公非天子胡爲巡狩明豐坊僞子貢詩傳及申公說以爲居魯例以俾侯於東之文似非無據然周公一生未嘗至魯且居魯則千里之遥金縢竹書何得云王新迎于郊耶或引荀子

儒效篇周公歸周語以爲居東者自居畿內之國方氏苞望溪集有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涇陽王巽功語余曰周公居東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覲王欲親迎郎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近在郊關之內歟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畺而有勳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爲

宜公之避不之縣畺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亦宜然是公所居爲鎬東鄉郊之賞邑尖矣而當塗徐氏文靖竹書統箋云世家周公奔楚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爲管蔡流言成王疑周公周公奔楚抱朴子嘉遁篇云公旦聖而走南楚國策施惠曰王季葬於楚山之尾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周公當因流言出居依於王季武王之墓地徐說似勝

統箋案書金縢孔傳曰辟法也陸德明曰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今据竹書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則是

居東者謂出居于東也孔傳謂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非矣然馬鄭以居東爲東都亦非史記魯世家曰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邵氏寶曰周公避流言嘗居東矣魯公封也不之魯而之楚乎據戰國策魯惠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灤水嚙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成十三年逆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於王季武王之墓

地必無遠涉東都之理邵疑爲楚國謬矣觀下文王啟金縢執書以泣曰維朕小子其新迎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則居東爲成周之近郊而必非東都明矣

衛棨周公以成王元年出居二年王迎周公于郊遂伐殷三年滅殷首尾不過三年是居東即東征也但事有次第居東由元年至二年故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東征則由二年至三年竣事故東山統言之云于今三年非一邊居東一邊卽東征也合孔鄭二解參看方得然康成解弗辟爲不避位尤爲近理是時

叛迹方萌罪人未得何得遽云致辟玩竹書出居二字與下文十年出居于豐同例後儒可以無庸聚訟矣又案明吳騏讀書偶見云傳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在魯北後以封齊商奄在魯東後以封魯當武庚叛時商奄蒲姑五十國俱叛周公居東二年而後罪人斯得此時可居之地舍曲阜更何之乎彼鴻飛狼跋之詩雖豳風實魯風也余案鴟鴞詩傳云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賦鴟鴞申培說亦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

周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作此詩以貽王又狼跋傳云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申培亦云魯人觀周公德容而作是詩吳氏騏以周公居東為居魯蓋本于此故墨子云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商者奄也以商南庚曾遷于此故奄曰商奄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是也地與曲阜甚近是則周公處商之所自來商不指亳殷亦不指朝歌統箋以為公無處商之理似未覈案叛逆方著而公即處商以拒之直身任其事而不疑夫豈

若庸懦畏葸之輩逗留不進者比哉墨子去古未遠
則處商一事定非虛借若世家奔楚之說疑誤蓋以
楚魯音相近而訛耳望溪方氏引周禮賞田謂公所
居爲鎬東鄉郊之賞邑更腐蓋泥于金縢王出郊三
字不知郊者邑外之通稱也王已命太公召公二人
往迎周公于魯彼將至邑外而王又親迎之此王出
郊之說也若以爲自投私邑待命于郊此後世大臣
引咎角巾歸第或者有此而謂周公爲之乎此在尙
書埤傳早已闢之而徐氏文靖附會世家又謂周公

葬楚是依王季武王之墓地則更不然夫周公關係天下之重一旦以羣叔流言遂置家事國事于不問僅以小節是安自明心迹其何以對王季武王于地下哉至康成以東爲東都亦非案是時洛邑未嘗成周未城無險可據設熊盈十七國與殷王祿父等連衡而進公將退守鎬京耶抑坐困此地耶吾以爲居魯之說爲不可易則所謂太行山之東者其即此地乎玩仁山金氏山東大抵皆反之說則居東爲居魯益信或曰然則紀年何以不云居魯而云居東耶曰

居魯則近于小且嫌于周公之自爲私也周公爲王室所倚重故書曰居東不敢以魯小周公也不敢以周公之尊而下黜于魯爲侯也且以見魯之所係于公者小而王室之重賴有公者甚鉅也故金縢曰居東竹史亦曰居東但言東而其地已見而公之心已見而公之謀扼塞以拒羣小亦見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金履祥曰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于奄

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

孫之騄曰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杜注徐奄二國皆嬴姓孔安國曰淮浦之夷與徐州之

戎並起爲寇

韓怡曰張氏云邶當爲棐據說文有棐誓棐古費字衞案此邶即邶鄘衞之邶非費也蓋霍叔尹之而奄徐及淮入據斯邑以助武庚也故曰叛邶一作鄁國名紀云鄁武庚之封漕是今滑之白馬有鄁水即妹之邦紂所城一作甸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世本古義曰伐柯周人商迎周公也迎周公者當道召公太公二人故重言伐柯所伐者柯伐之者斧此

斧之柯與新伐之柯其大小長短當亦無以異者孔叢子作操斧伐柯於義更明以比二公周公同此忠愛之心申培說云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九罭迎周公歸自東也郝敬云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袞服迎公愚按此當是使將命而至東之作

統箋案孔傳曰郊以玉幣謝天今据竹書則郊是國之近郊而不得謂郊天之郊矣爾雅邑外謂之郊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鄭氏云天子近郊五

十里

二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

詩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世本古義破斧美周公也嚴粲云周公奉王命以討有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卽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于戰陳惟行師有除

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敝觀尚
書所載周公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
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于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
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愚案周公雖無急于戰勝攻
取之心然武庚之亂挾三監并奄與淮徐之地幾半
天下差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三年始平之
其事勢亦有然者萬尙烈云東山之師非周公不可
蓋周公之教化在西土者雖深在東方者尙淺商之
世德其斲喪者固甚其固結者亦存况武王一崩公

卽攝政而王方幼沖三叔流言儘可借爲搖動之隙孰謂頑民義士遂無夷齊在乎當時勞心焦思鞠躬盡瘁不知何如而安用矩步雅歌之士迂談濶論爲耶

史記魯世家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

衡案前編成王元年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

東二年周公居東三年周公爲詩以貽王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作大誥東征殺武庚封微子啟于宋爲殷後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是亦謂居東二年東征一年也與紀年合而周書作雒解以爲武王既崩之二年作師旅臨衞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据此則管叔之死蓋卽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是也磬謂縊死周

禮甸師亦云凡王之公族有罪則死刑焉盡致辟非必定是身首異處以議親之辟論當從逸書經而率爲是惟祿父北奔之說不可据史通疑古編云祿父卽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議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爲目必如是則是有君若夏少康

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雠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竊名逆黨者邪按劉氏妄論三代甚多惟此條甚正蓋武庚覩鹿臺之焚必有大不忍于中者故雖隕首而不顧也梟懸分裂之說尙屬影響而陳同父亦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其持論當本于此若郭正域之論管蔡也則殊不然其說曰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其以殷叛非叛也以復殷也文王以服事殷管蔡所習見也父如此兄如彼管蔡籌之矣復故主忠也守文節孝也反兄兄爲義也事雖未

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爲管蔡者欲守文
王之貞莫若蹟泰伯箕子之爲泰伯之之荆蠻也示
不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示不臣周也管蔡舍周
而遠遁天下有諒其心者矣太姒教誨十子俱無邪
僻之事則管蔡當無異于武周也必以伐商者爲聖
輔武庚者爲不類乎管蔡不幸誅爾使其輔武庚滅
周作史者惡知不以管蔡爲忠而武爲逆乎凡訾管
蔡者以成敗論也新莽篡漢也其子宇以爲不可朱
温纂唐也其兄昱以爲不可彼管蔡者宇昱之儔而

已嗟乎郭以管蔡爲宇昱將以武之伐殷爲篡漢之莽篡唐之温耶蓋此舉出于微子箕子猶有說也而箕子則遠之外夷微子則遁于荒野誠以一姓不可再興而周德之當王也久矣故但不臣屬于周而其忠貞已見若管蔡者果以武周爲不義則亦如微箕之行可也何必借外兵以稱亂哉設使助武庚得志爲其父雪恥勢必誅成王殺周公而周家世業自后稷以來一旦灰燼管蔡將安坐視此乎况武庚既讎周若是則復國之後因而剪滅周族吾恐管蔡亦如

釜中之魚而已俯首受誅更有何說而顧望爲新朝之元老乎吾疑管叔雖愚萬不至此然則管叔之以殷叛也何爲曰欲爲天子耳是時周公位冢宰王以幼不親涖政則周公儼然一天子也管叔以爲吾乃叔旦之兄武王死則其位應傳及于我於是遂煽武庚以起事事成則以武庚爲戮一反掌耳嗚乎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必當降辟歟然則紀年何以不書曰紀年存周史之舊既不書叔叛于前何得書降辟于後蓋始終皆諱之也觀大誥曰西土人亦不靖曰知

我國有疵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而管叔之罪尚能逃于天壤哉

遷殷民于衞

衡案左傳定四年子魚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史記周本紀亦云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衞康叔即

此事也然此此是盖封非始封也始封在武王時與管蔡霍同受監殷之命三國叛而康叔不從遂伐衛事見子貢詩傳故前編以康誥酒誥並係武王之世而書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者誤也

遂伐奄

衡案統箋云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蓋成王嗣位之三年此說誤今檢紀年成王三年伐奄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而伐奄之

事方畢則所謂三年討其君者謂三四五三年也

滅蒲姑 原注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滅之○鄭環曰案蒲姑已滅于武王十六年此蓋滅而復封封而復叛故滅之○衡案四國舊謂管蔡商奄非也是時監殷者管蔡而外尚有霍叔同叛者商奄而外尚有淮徐不得僅目管蔡商奄爲作亂也然則姑所與作亂者爲誰曰徐奄淮殷耳管蔡霍當不在其列

路史國名紀薄姑商諸侯卽薄邱一曰蒲姑在青之博興地志有薄姑城在臨淄西北五十青圖經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案史記則胡公徙之蒲如商侯國齊地有蒲如氏預云下邳取慮東南有蒲如城春秋蒲隧或云卽薄姑蓋其分也姑慕商侯

國今容之莒東北六十有姑幕故城故晉瑯琊姑幕縣後齊併入東莞晉志通典十道記等俱謂卽蒲姑葢非又史以爲薄姑氏國與四國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又云靑之博昌界有薄姑城是亦一之按書大傳謂奄君薄與祿父舉事以薄姑爲名誤矣傳所謂薄姑商奄吾東土者豈惟晏子之言哉

統箋案此蒲姑當是薄姑之譌昭二十年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則是蒲姑之滅太公之封皆在

于武王之世安得至成王時始滅蒲姑耶漢書地理志周成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師古漢昭帝紀注四國管蔡商奄也地理志琅琊姑幕縣應劭曰薄姑氏之國後漢注姑幕故城在密州莒縣東北郡國志博昌縣有薄姑城屬樂安國取慮縣有薄姑陂屬下邳國故曰此蒲姑蓋薄姑之訛也

衡案成王滅蒲姑以其地益封齊卽此時也故傳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統箋以爲在武王時誤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五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六

江都陳逢衡學

成王中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鄭環曰閔予小子當作于元年加元服之時故曰煢煢予在疚小毖當作于四年故曰未堪家多難

詩周頌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世本古義載見成王免喪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

廟助祭既畢而慰勞之詩序及蔡邕獨斷皆以爲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朱傳申培說亦以爲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按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是詩之作當在此時蓋免喪始朝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世本古義訪落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而朝於廟與羣臣謀於廟也序云嗣王朝于廟也蔡邕獨斷亦云成王謀政于廟之所

歌也按廟者武王廟以詩辭昭考皇考等語知之

夏四月初嘗麥

衡案逸周書成王卽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維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卽此事也又月令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衡案前編云四年周公作立政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此似誤以成王政卽立政矣案書序曰成王東伐淮

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孔傳曰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

今亡則非今立政篇可知立政作于十一年王如豐

之時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史記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遷

其君薄姑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于薄姑遷

奄民于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鄭環曰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

召公作將蒲姑鄭注踐讀曰翦滅也大傳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葢奄近淮夷而在其北三年伐奄而未能入故因伐淮夷而入之出其不意也自三年至五年始得遷其君于蒲姑孟子三年討其君是也曰踐曰討而其君止于遷蓋遷其君而滅其屢叛之臣故曰踐

衡案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是一事伐奄三年討其君又一事蓋承上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來自文武以及成王爲一治而總歸于周公之相業非謂伐奄

滅國俱武王時事也武自戎衣一着之後卽櫜弓說劍示天下不復用兵而天下亦無有敢逆其志者何得有三年伐奄之事毛西河謂周公伐奄有三引多方至于再至于三舊註再畔三畔爲証謂一是相武王之時孟子所言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伐奄多士所云是也一是周公居洛後又伐奄多方所云是也殊屬謬誤今据竹書成王三年伐奄四年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總而核之止三年也然卽以爲三次伐奄亦可但不得混在武王之世及周公

居洛後也若姜兆錫孟子篇敘又云伐奄有二一引

趙注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一

引紀年成王此條謂後之伐奄亦是三年豈非蛇足

个斷以伐奄三年爲成王事與武王無涉庶一洗諸

說之誤

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統箋案書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

書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孔傳曰周公

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

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按竹書夏五月王至自奄在公攝政之五年後二年公始復政于王孔傳云王至自奄在公歸政之明年疑誤

遂營成周

統箋案周書作雒解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尚書多方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奔走臣我多遜

是遷殷民在前作洛在後也蔡氏曰敘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城遷殷頑民謬矣今据竹書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是作洛在遷殷之後則蔡傳是也呂氏曰孔子序洛誥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

鄭環曰武庚之叛三叔寘然悍然故至于破斧缺斨

及武庚奔管叔譏凡助逆者皆當伏誅而不可勝誅也則又歸罪于武庚管叔兩人奄不過遷蒲姑蔡霍不過囚與降而四國民命固已大降矣猶恐羣頑聚處易以煽亂故遷衛者七族遷魯者六族遷唐者九宗而遷成周者爲尤多各受之田宅設之正伯所以養且教者既備猶恐其不能悉邁王室式化厥訓也特作東都以親監之

衡案水經穀水注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

王所都也地里志曰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卜年定鼎爲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爲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故謂是地鼎中据此似以成周爲即定鼎之地矣誤案成周乃下都而定鼎則洛邑王城也紀年遷殷民于洛邑是一處遂營成周又一處成周二年即成而洛邑七年始成判然兩地不得混合爲一也

六年大蒐于岐陽

詩小雅吉日維戊旣伯旣禱田車旣好四牡孔阜升

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旣差我馬獸之所同麀
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
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旣張我弓旣
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世本古義吉日成王蒐岐陽也竹書紀成王六年大
蒐于岐陽左傳昭四年楚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
鈞臺之享商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
陽之蒐杜預云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按晉
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

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即此時事也所以知此詩爲蒐岐陽者以滌沮之從一語知之詩言田獵不及會盟之事蓋成王於此時先蒐而後盟是詩之作但爲大蒐陳耳序云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申培說謂宣畋獵復古史籀美之焦氏易林亦云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總之因毛傳篇次以類繫此詩于車攻之後遂幷屬之宣王耳然宣王自圃田一狩之外其他皆不見于史即岐陽石鼓舊相傳爲宣王獵碣而楊愼

援據左傳且疑爲成王時詩矣若子貢傳以爲宣王閱武其謬益甚愚疑此詩爲卽由庚蓋以吉日庚午之句取之篇末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故燕饗通用果爾則是詩在周公作儀禮時已有之其爲成王之詩明矣

石鼓文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駒君子爰獵爰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彎彎卣音迢又音弔又卽古文卣字弓弓兹以時我驅其時其來趩趩音敕𧼮𧼮音憲炱炱音臺又音胎卽御卽時麀鹿趚趚音蹐其來大垐我

驅其僕其來趪趪音獨射其豜同豣屬馬驌曰騆或作騂趪或作趯豜或作豣○汧也泛泛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

有𩀴其遊瀸瀸卽徹字或音油白魚鱳鱳音歷其蒩庭鮮黃白

其鯿又鮒有鮊音白其胡疑卽胵音泣肉羹也孔庶獄之鱟音鐸

一作𩻮音試一作鯕音𩻮鯕鯕指獸似貍者洋洋趯趯音博又音圖其魚惟何

惟鰋惟鯉何以櫜之惟楊及柳馬驌曰淖或作潮櫜蘇氏作貫恐誤○

𠙶車孔安鋚勒騂騂音翰六師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

騝音乾又音犍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

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兎其原有𣏾鄭作紳其戎奔奔大

車出洛惡獸白臭當作臭音尺我執而勿射多庶趮趮音歷

君子乃樂馬𩣡曰六師鄭作我衆臭或作臭或云古文澤白澤獸名薛氏作阜字鄭氏疑即恖字○帥彼鑾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𢿱𢿱與鏃同

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駢孔庶鄜騎宣博荀車載道

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趍趍音馳六馬射之𥬲𥬲有貙如

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循㣇奉雉我兎允異馬騎曰鄜或作鄜鄭氏作鄠博或作搏今按石篆似作搏如徒之如或作戎○我來自東霝雨奔

流迸湧盈盈濼隰君子旣涉我馬流汧汧也洎淒丞

士駕言西歸舫舟自鄜徒駢違違音禕維舟以道或陰

或陽极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阻

其乃事（馬驌曰霝雨上古文苑有淒淒二字涓淒二字古文苑俱有重文）○宣猷作

原作周導遄我辭攸除帥彼阪田莽爲世里希徵㣲

㣲（音微）乃罟漆栗柞棫其抜櫰（同音果又櫰楷音相）庸庸鳴條

亞箬其華何爲所斿𩬳𩬳（一作𩬳字書無音）水盩導旨樹幽

[illegible]（馬驌曰阪舊作陈莽辥氏作莽字棫辥氏作微庸或作遘𩬳辥氏作憂鄭氏作夔）○徒御

嘽嘽然而師旅填然會同有繹以左戎障弓矢孔庶

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盱來或羣或友

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

馬驌曰韋氏云旅字下磨滅二字施氏云左下有驂字盱鄭氏音吁薛氏作肝非○彼走䮺

䮺音齊馬麃晳晳華華雉皀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文

武可其一之○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

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雩導乘馬

既連敎說文長箋石鼓文中敎敎字譌作敎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驖

驖音款右驂驖驖音速戠戠以奕汝不埶德旛翰黎黎旗

音癸斿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及馬驌曰雩潘氏

作用敔章氏作敕驖驖下潘氏作識○虞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

勿掩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埶祖告于大祝

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圉孔庶麀鹿原隰既坦
疆理驓驓與疃同土緩切湍上聲一作繙誤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
謀有始周爰止于是馬驓曰若或云畢字驓或作蕃鄭氏云即疃字
廣川書跋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
大蒐于岐陽然則此云岐周則成王時矣書言成湯
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
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亦可考也周書紀年于蒐
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于成王此
其可信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

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譬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
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
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
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曰蒐于岐陽書傳
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
雍錄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
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無有明著如予所見則
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
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雖不曰蒐岐有鼓

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既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毛先舒曰石鼓古遺寶也程大昌雍錄極辨石鼓非宣王物當爲成王鼓然程氏辯覈雖精而未暢余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辭多險峭而石鼓閎碩典雅頗

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爲成王之詩一也以爲秦作則宜在平襄文之間蓋襄公始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收地至岐爾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固保西垂地近烏鼠若獵於岐陽是自西來東則不應言避來自東也秦時才得列爲諸侯未離戎習始以赤馬黃牛各三淫祀西畤竇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爲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畋罷還鎬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也蓋成王

伐奄歸而蒐于岐奄在東方故曰遡來自東淒淒零雨又曰駕言西歸蓋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與東山極相類或即是周公作耳蓋當時始紬般命淮徐扇亂方殷兵之際故東伐淮夷踐奄歸復蒐岐以耀兵講武其云告於太祝即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為成王無疑

衡案王西莊金石萃編以石鼓為宣王時物蓋誤以吉日為宣王詩也董逌程大昌以為成王鼓毛先舒

宗其說而更暢之余因考紀年細繹鼓文不但嗣王二字爲成王確據並有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予及數語實爲成王石鼓大憑案公謂大來者謂公之伻來職爲大夫者卽洛誥所云伻來以圖及獻卜是也余及如茲邑曷不予及者余成王自謂也如往也茲邑岐陽也言予及期而往岐陽之地何適值公留洛視事不及與予大蒐之禮也此證足補毛氏所未備按是時王鑑三監淮夷之亂故甫歸自奄卽大蒐于岐陽所以振旅耀兵示天下悉屬周也且命太

史賦吉日之詩大饗諸侯于岐陽並製雅什沏諸金石以昭來許此則石鼓之所以立也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統箋案漢書律歷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魯周公世家曰七年後還政成王躹躹如畏然徐廣曰躹躹敬慎貌也蔡氏書傳曰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

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今据竹書云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王蓋七年之前成王尚幼天下之政皆聽于冢宰至是復政于王令自親政耳豈曰我先爲明辟至是復子明辟哉書義自明傳書者誤耳衛聚史記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豈七年以前周公不北面哉蓋惑于踐東宮履乘石之說若七年致政成王逸周書明堂解尚書大傳俱與紀年合又中候擿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此秦漢

諸子雜說不足據也

春二月王如豐韓怡曰春字當在七年之下

統箋案書召誥孔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巳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書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
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
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詩小雅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
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
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
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

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
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
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
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
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
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世本
古義斯干落新宮也詩作于肇建雒邑之時亦名新
宮子貢傳以爲落新宮也申培說云王者落其新宮

史佚美之愚按此卽古新宮詩也儀禮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燕禮公與客燕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愚以左傳宋元公賦新宮事繹之斷其爲此篇無疑也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車舝卽車舝篇杜注謂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然則宋公所賦必是此詩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爲昏姻發耳如謂此詩非

新宮而新宮之詩果亡則後漢明帝永平二年詔亦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新宮詩至後漢尚在何云亡也新宮之詩不亡則非此詩無以當之儀禮定于周公此詩在儀禮中已有意必作于成王營雒之時所以知非遷豐時作者以文王時尚未有子文王身爲西伯不應生男章言君而兼及王也所以知非都鎬時作者沈約謂武王既有天下始都于鎬今考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成王即位年已十三則當武王爲西伯時成王已生無緣此時方祝武王生子爲王也

所以斷爲成王營雒時詩者以召誥中有庶殷攻位于雒汭之語正與此詩言築室百堵相合又考營雒事在成王七年其時成王年甫二十春秋方壯正生子之時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首章即以兄弟式相好無相猶爲言蓋感管蔡之事恫乎有餘悲焉此詩殆必周公所作申說歸之史佚或未足信

統箋召康公名奭燕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同姓皇甫謐曰文王之庶子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也漢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召康公邑焦氏筆乘曰史篇召公

名醜奭其字耶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命召公

先相宅作召誥即此也孔氏召誥傳曰是時周公居

攝五年据竹書則召公如洛度邑乃在周公復政之

明年爲成王七年

衡案史記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

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天下之中四方入貢

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即此事也又案度邑解云昔武

王徵九牧之師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允歎曰嗚呼自洛

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

塗北望過于嶽鄙顧詹有河粤詹伊洛無遠天室其茲度邑是則度洛本武王之志也爰以疾崩不克及周公之身又以祿父之叛輾轉數年未克舉事故至是始欲成之然此在瀍水西與東都在瀍水東者異故紀年於遂營成周之下遂城東都之上別出一召康公如洛度邑之文也與後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王如洛邑定鼎是一串事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

書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王若

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
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
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
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
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
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
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
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
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廸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金履祥曰按梓材之書吳氏朱子以爲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敘見於召誥曰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卽多士之書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卽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釆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敘也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周家營洛之事總敘於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敘其後備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命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誥爾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

統箋案書敘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公以王命誥作多士王氏曰篇名多士序以爲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殷士也

衡案是時公在成周告多士故曰告多士于成周多士卽指五年所遷之殷民言時殷民在洛邑不在成周故多士曰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又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也

遂成東都

詩小雅天保○世本古義曰祝王也鄒忠允曰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於是有營洛之意此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

衡案昭二十三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則東都爲成周不指王城統箋以爲卽洛邑誤矣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衡案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卽此事也蓋成周爲

東都之專名矣統箋係之二十四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誤說見後又引明堂解註此亦誤案明堂解會方國諸侯於宗周乃周公復政成王諸侯來朝鎬京之事與東都之會無涉

冬王歸自東都

統箋按書洛誥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詩王風疏以洛邑爲東都則此云歸自言自此而歸也衡案此時洛邑尚未告成安得如書疏及王風疏所云

立高圉廟

統箋案魯語展禽曰高圉太公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鄭環曰据史記高圉至武王已七世王季時其廟已祧武王有天下其廟祧而復立至成王而其廟又當祧矣然高圉能帥稷者命于祖乙十五年固公劉後始見命之賢主而太王之嚆矢也不立公劉廟者世數太遠不立亞圉組紺廟者尚在六廟之中所謂禮以義起者如此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

鄭環曰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案紀年十年周文公出居于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則留洛不過三年居豐凡十一年而誕保七年乃指攝政而言也

衡案是年王親政蓋年二十矣康成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至是僅十八耳誤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衡案鄭環曰此為魯公伯禽元年公羊傳周公拜于

前魯公拜于後是也蓋滅蒲姑而後封齊滅奄而後封魯此大不然考竹書武王十三年大封諸侯據史記異姓則焦祝薊杞同姓則管蔡成霍皆已就封豈功高如太公周公必待滅蒲姑而後封齊滅商奄而後封魯哉余意營邱與蒲姑接壤曲阜與商奄接壤非蒲姑即營邱商奄即曲阜也蓋當武王之時旣已封太公於營邱曰齊封周公于曲阜曰魯故史類序于神農黃帝堯舜大禹之下召公叔鮮叔度之上及至成王三年滅蒲姑其地與齊近故益封齊四年入

奄其地與魯近故並封魯猶之康叔封于衛其後乃以邶鄘之地益封耳不然周豈以虛爵予人哉再考左疏云奄東方之國近魯非魯地高士奇地名考畧云奄城在曲阜東二里魯加是而蒲姑之與齊可知矣故曰皆益封也又按統箋云定四年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是從前伯禽封魯已分以殷之六族至武庚既誅復遷庶殷于魯使醜類得有所統率也亦非左傳所云分魯公以六族即竹書遷庶殷于魯是一時不是兩事蓋成王以商奄之地益封故有是命

作象舞

詩周頌維清○世本古義曰清廟之第三章奏象舞時之所歌也序云奏象舞也蔡邕獨斷云奏象武之所歌也申培說以爲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按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故謂之象象舞者鄭元以爲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春秋繁露云武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墨子亦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

曰象也孔穎達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象舞亦名象武禮仲尼燕居篇所謂下管象武是也或分象爲維清武爲大武者非是而孔又謂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尤屬臆說嚴粲云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太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

之奏也季本亦云升歌在堂上所貴人聲象管在堂下則合樂而舞矣此其說良是所以知象舞為武舞者以左傳言舞象箾南籥知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預註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云舜樂也曹氏云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即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愚按舞象箾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

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箾之舞原係武舞蘇轍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箾也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呂氏春秋云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淮南子亦云周樂大武三象棘下今按三象之樂無可考據要是成王所作固非武王之大武亦非文王之象舞也

衡案墨子春秋繁露俱云武王制象樂白虎通亦云

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巳太平也豈象樂作于武王而象舞至成王時始備歟統箋云時竹書未出故皆誤以爲武王也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路史國名紀楚許氏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湖陽有西唐山宜十二年之唐乃唐成公之國記云成王滅唐徙其後于許郢之間者也杜一曰屠括地志云杜伯國今永興長安縣南十五有下杜伯冢記云杜伯所築漢之杜陵今萬年唐杜兩國也

統箋案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今京兆杜縣徐才宗國都記曰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遷唐人子孫于杜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北三十里卽堯裔子所封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六終